

《全蜀艺文志》是明代杨慎(号升庵)编著的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选集,是研究四川历史与文化的案头必备基本典籍,也是《四川总志》中影响最大的一种。

2022年春,川大教授刘琳、王晓波点校《全蜀艺文志》,作为大型文化项目“巴蜀全书”系列之一,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再版,堪称学界期盼已久的“及时雨”。

刘琳、王晓波点校《全蜀艺文志》初版于2003年5月出版,至今已过去19年。此次再版对初版做了较大修订,修改最多的是校记,共计八百余条,其中有大量的考证。另外,按照现行的用字标准和出版要求,再版对旧字形做了处理,对异体字做了规范,对用字做了统一。通过这次对初版的补充修正,本书的学术质量有了较大提高。

杨升庵编撰 文献价值高 《全蜀艺文志》点校版再版



《全蜀艺文志》

三百五十多篇诗文 全靠《全蜀艺文志》保存下来

杨慎在其漫长流放生涯中曾七次返蜀。在第五次返蜀后,他开始修《艺文志》。

明嘉靖二十年(1541年),四川巡抚刘大谟发起重修《四川总志》,礼聘杨慎与王元正(字舜卿)、杨名(字实卿)担任编纂工作,开始于成都城东静居寺宋濂、方孝孺祠。杨名修《建置》《山川》等志;王元正修《名宦》《人物》等志;杨慎修《艺文志》。《四川总志》初稿完成后,刘大谟对杨名、王元正所修的部分不甚满意,于是又嘱按察司副使周复俊、金事崔廷槐统一体例、调整门目、笔削内容、重加编定,“而《艺文志》则悉仍升庵之旧,未之能易焉”。这部修定过的《四川总志》刊于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。《总志》仅十六卷,以杨慎所编《艺文志》六十四卷附于其后,别题为《全蜀艺文志》。

《全蜀艺文志》收录诗文一千八百七十三篇,有名氏的作者六百三十一人。该书选录的范围以与蜀有关为准,不论作者是否蜀人,但“若蜀人



杨慎画像

作仅一篇传者,非关于蜀亦得载焉”。全书诗文按文体编排,篇次则以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,前五卷的文体门类大体沿袭《成都文类》,但“诗”中增加了“诗余”(词)一类。后十四卷世家、传、碑目、谱、跋、行记等则为杨慎新添。

《全蜀艺文志》的取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:一是《成都文类》;二是《固陵文类》;三是《文苑英华》;四是唐宋人文集;五是《舆地纪胜》与《方輿胜览》;六是地方志,包括成都丙、丁两记。元费著在宋《庆元成都志》基础上重修的《至正成都志》,以及明代四川地方志。书中的碑刻、题记大概都是出自明代地方志。以上取材来源当中,有好些书现已散佚,这就使得《全蜀艺文志》一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据统计,在本书所收的一千八百余篇诗文中,有三百五十余篇不见于其前的文献。换句话说,这三百五十多篇诗文全靠《全蜀艺文志》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
视野独特 收入四川古代绘画艺术史资料

《全蜀艺文志》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,还在于杨升庵选录诗文的标准与一般诗文选集有所不同。一般诗文选集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选择,而杨升庵的视野则更为广阔,他更

注意诗文的史料价值。也就是说,他更注意从史志的角度来选文。因此,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“另类”的、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。例如范成大的《益州古寺名画记》(此文很可能是范成大《成都古今丙记》的一部分),其中开列了宋孝宗淳熙年间仍保存于大慈寺的唐宋名画,完完全全是一篇账单式的文字。它虽无文采可言,却是一篇记录四川古代绘画艺术史重要数据的文字。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。

《全蜀艺文志》所收录之文,多是珍贵的四川史资料。如卷五三至卷五七所收的费著七谱:《氏族谱》《器物谱》《笺纸谱》《蜀锦谱》《钱币谱》《楮币谱》《岁华纪丽谱》,系统地记录了宋代成都的士家大族,新获文物,笺纸的名品,蜀锦的生产与花色,钱币的铸造与流通,纸币的发展与发行,以及岁时节日的盛况,对研究宋代四川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蒋瑞尧

寻找并还原城市影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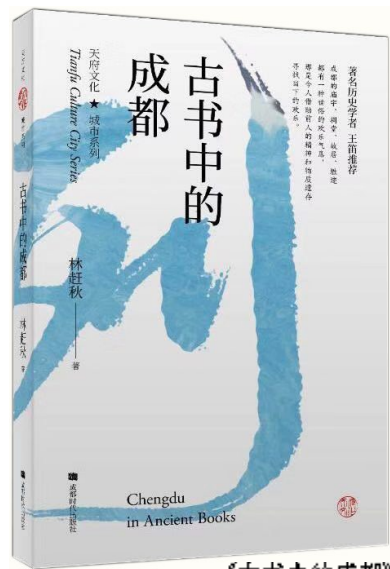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《古书中的成都》

□张家鸿

“很久很久以前”是我们无法到达的过去,幸亏有古人留下的文字可以提供若隐若现、似有若无的线索,让我们在其中寻找蛛丝马迹,并以此为依托驰骋想象力,还原历史上的诸多情境与画面,林赶秋《古书中的成都》便是这样的一部著作。他以时间为线索,从先秦到汉晋到唐宋再到明清,追踪勾勒成都的前世今生。

《山海经》《老子》、扬雄的《蜀王本纪》《益州记》、扬雄与左思各自写成的《蜀都赋》、晋人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、唐人卢求的《成都记》、宋人赵抃的《成都古今集记》等,还有杜甫、陆游、范成大等文人留下的诗词歌赋,都是林赶秋追忆成都历史的凭借。“研究地方文化,赏读文学作品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实则相辅相成,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分割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”这是林赶秋本书写作的出发点。“史书,文学,文物,互相证明,互相补充,便建构起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框架。”这是作者自认写作本书的意义。

据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描述,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成都平原如人间天堂般的画面:“辽阔的平原之上,鸟兽成



《古书中的成都》

群结队,和睦相处。鸾鸟自由自在地歌唱,凤鸟自由自在地舞蹈,长得像竹子的灵寿树按时开花,其他草木也都葱茏茂盛,常绿常青。”依《山海经》《华阳国志》以及《蜀都赋》所写,犀、象、翰等动物也在这块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长。十色花袋的繁丽、每月固定集市

的热闹、郫筒酒的香闻百步、严君平司马相如扬雄等先贤的宅子,皆可在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中读到。

在史书与文学作品中追寻是本书之主线,并有地下出土文物作为必要补充。正是在史书、文学作品、文物三者的基础上,林赶秋尽量还原出古成都的模样。从浩荡的历史之河中延续至今的成都,遗留给今人的是一个精彩纷呈的长廊,杜甫寓居成都便是其中的一个点。他如何建草堂的呢?——王十五给予赏费,韦续给予绵竹,何邕赠予桤木,凭着这些帮助,杜甫终于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。

写一个城市必然紧扣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活于斯的成都人,必然紧扣着跟它缘深缘浅的许多人。在林赶秋看来,李冰是“一个尊重当地习俗、善于汲取当地传统文化、因地制宜、因水以为师的明哲君子”。据《蜀王本纪》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等古书记载,李冰在蜀地不但能顺其江山之自然以“作壩”,还借鉴蜀人“竹笼络石”的古法而“壅江”,此外还“外作石犀五头,以厌水精”。《华阳国志》的作者常璩自然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,他笔下关于成

都历史、地理、人物的记录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,但凡对成都历史稍有兴趣的人,都必须正视其价值。

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,成都的变迁与发展背后必然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支撑着这座城市前行的他们,或披荆斩棘,或筚路蓝缕,或开启民智,或解除民瘼,或是时代先锋,或为中流砥柱。对包括林赶秋在内的后人来讲,牵挂一段历史,常常是牵挂那段历史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,这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事迹是今人应该铭记的。我想,这也是林赶秋在众多古籍里孜孜不倦地爬梳、寻找、勾勒的情感初衷之一。与这种情感相伴相随的还有作者对成都的热爱。

《古书中的成都》是林赶秋“专于发现古籍经典中的成都历史面貌和文化发展历程,形成了具有独立旨趣的在地性写作”的最新成果。我以为,这是作者在为成都作传,也是为这座城市中的某些人作传。作传就是一次成系统的梳理,成都这个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,有着怎样的精神特质,有着怎样的历史积淀。关于这些,读者不难从阅读中得到一些启迪。